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17.08.032

论张洁小说女性意识的形成

周巧红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学校办公室,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张洁小说表现出“抗争与守望”的鲜明的女性意识,作者创伤的童年记忆、生命历程中独特的女性体验、成长的时代背景和女性主义理论影响等是张洁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形成原因。

关键词:张洁小说;女性意识;女性生命体验;女性主义思潮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7)08-0124-03

张洁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唯一一位两次获得矛盾文学奖的作家,也是一位独特而杰出的女作家。张洁小说表现女性曲折命运与女性精神自救,其作品呈现了对男人“既抗争又守望”的鲜明的女性意识。作家童年时代的伤痛记忆、生命历程中的女性体验、成长的时代背景以及女性主义理论影响等方面,都是张洁小说女性意识的形成原因。

1 童年的创伤记忆

人生之旅始于童年,童年时代留下的记忆在作家创作心理的生成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对作家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在个体发展史上刻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张洁的童年记忆是她文本中“抗争与守望”式女性意识形成的前提与基础。

张洁出生于1937年,因为自己是一个女孩,从小就遭到父亲的抛弃。张洁跟随母亲在陕西农村度过她孤独又饥饿的童年。《已经零散了的回忆——代自传》中张洁写到,自己“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有一个“寂寞的童年”。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她们常常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服。”“看起来挺聪明的样子,却没有一样功课学得顶呱呱。一天到晚睁着一双视而不见的眼睛”,并时常会充满泪水,妈妈整天为生活而挣扎。“回忆里也不记得有过很多的朋友,伙伴”。张洁就这样“在人们失望的叹息中”“野生野长地摸索着长大了”^{[1]261-262}。

《无字》是张洁自传色彩非常浓厚的长篇小说,吴为有张洁自己的影子,顾秋水就曾抛弃了叶莲子和吴为。吴为的童年充满了悲苦、凌辱和绝望,经历了几乎要丧命的火灾、水灾和疾病。父亲顾秋水还常常对她和母亲拳打脚踢。甚至丧失人性的父亲还当着她和母亲的面与他的情妇做爱,这给吴为幼小的心灵带来了一辈子都无法抹去的阴影与创伤。张洁在那个被父亲遗弃的残缺的家庭里,和母亲一起感受到了人生的冷漠和屈辱。父亲歧视女性的“重男轻女”的思想以及父亲对自己和母亲的抛弃与虐待,这种创伤的童年记忆,注定了张洁反叛性格的形成与独立人格的树立,也正是由于成长过程中父爱的缺失,使张洁小说中呈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对父亲一方面是仇恨,一方面又是渴望;对男人一方面是抗争,一方面又是守望。

2 隐痛的女性生命体验

“作家的人生体验是作家关于人的生命存在意义的审美把握。”^{[2]106}张洁的一生经历了战争、流亡、

收稿日期:20170508

基金项目: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G15JC007)

作者简介:周巧红(1978-),女,湖南新宁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被父亲抛弃、结婚、离婚、“婚生子”、“私生子”、病痛、干校改造、丧母等曲折历程。如果说幼年时被父亲抛弃是张洁个人的伤痛,那么长大后的张洁的不幸遭遇更是整个时代女性生存的苦难缩影和真实写照。

生活对张洁来说似乎格外地苛刻。张洁有过两次不幸而且短暂的婚姻,爱情生活经历的接连失败,对于一颗从小就憧憬温暖与爱的心灵的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母亲凄苦的命运在张洁身上再一次轮回。张洁带着老母幼女独自挣扎,她仅有的亲人是母亲和女儿。叛逆不屈的张洁也曾有过非婚同居的经历,并留下一个私生子,她成了“破鞋”“婊子”。瘦弱多病的张洁,“可还得和男的一样干最重的活”,以至于“髌骨被扭伤,现在一弯腰还疼”^[3]。有一回她还说出那样一句话来:“他们不是男人,不过有个阳具而已,我没有,但我比他们更像男子汉!”^[4]

“不是肌肤所受的酷刑,而是心灵上的煎熬。”人只一世,张洁的“地狱”却是眼睁睁地一遍一遍轮回。但她却从未放弃对爱与温暖的追寻。被生活抛弃的张洁却满怀同生活抗争的热情和勇气。在年近半百的时候,张洁终于“和她一直爱的那个人,和她用心和血一直在等待的那个人”^[5]结婚了,有了自己的第二次婚姻。然而这个让张洁等候了半辈子的婚姻最终又以匆匆离婚告终,她用重大代价换取的所谓爱情实际上让她更加绝望、孤独、寂寞。这对张洁的伤害是非常深的。尤其是1991年与她一直相依为命的母亲去世,更给张洁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赵玫在《以血书者——张洁印象》中称自己是“从骨头里懂张洁”的人,张洁是“一个令人崇尚的女人”。人说愤怒出诗人。文学似乎是一项残酷的事业,它的惊世动人之处往往在于它是苦难的结晶。张洁以血泪为书写,表达女性命运,抒写女性情怀,在向男性主导的话语世界发出强烈谴责与抗击时,同时又把笔触伸向女性的精神世界,对女性自身的不足进行批判与反省,探索女性精神的自赎之路。

3 成长的时代背景与文化契机

20世纪中国的历史也是尤其的复杂与曲折。出生于1937年的张洁,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成立、社会转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等,作为一名女性,不仅和男人一起经历了革命战争、社会动荡、时代变革等给人类带来的共同的冲击与挤压,同时还深受来自父权制/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的双重奴役与禁锢。

在苦难中成长的张洁既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不幸的是她艰难的成长历程,幸运的是她在苦难中总是又有好的学习机遇。童年时的张洁就有很多梦想,她曾叹喟:“我特别敏感,我爱自由,我对所有的事情好奇。……很小我就想成为一名作家,……我还想当驯马师,喜欢音乐,因为没有物质条件,只好作罢。”^[6]张洁的母亲后来靠自学成了一名小学代课老师,虽然物质生活上并不富裕,但精神上母亲给了她足够的自由。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从法律上保证了妇女在政治、经济、受教育等方面的权利,张洁的母亲省吃俭用供她上完了大学。1980年张洁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后来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北京分会专业作家。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并一举成名,成为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旗手与先锋。张洁虽然不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女作家,但她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女大学生,接受了更多新知识、新思想的洗礼,对女性解放的要求更为强烈,对女性解放的探索也更为深入。

从“五四”女性文学的第一次浮出历史地表,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曲折前行后,20世纪80年代,是中华民族又一次伟大的历史阵痛时期。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妇女解放运动成为那个时代反思和启蒙精神的载体。张洁长期被禁锢、被压抑的女性情感,借助思想解放运动的春潮,喷涌而出。她那曾经被禁锢被压抑而隐退的女性意识再次被唤醒了。

“五四”时期的“女性”解放是在“人”的解放大背景下进行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社会的转型与写作的推进,早熟、敏感、聪慧、叛逆、独立等性格特征,导致了张洁对于关怀女性生活、挖掘父权制社会人性黑暗面产生极大的兴趣,这自然也 and 作家成长经验与社会环境有关。正如美国作家阿瑟·密勒在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中所写的:“张洁文如其人,正直不阿,她的目光总是射向阴暗的角落。”^[3]张洁更多的是把女性的解放与时代进步、改革开放结合起来,在向男权社会发起进攻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揭露女性自身的弱点与奴性,笔锋直切女性的精神病痛。

4 女性主义思潮的理论影响

如果说张洁儿时的童年记忆、成长的时代背景、女性的独特生命体验给张洁女性小说提供了素材与写作的源动力,那么诞生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潮则为张洁小说的女性意识提供了理论资源。波伏娃的《第二性》、苏珊·格巴的《“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埃莱娜·西苏的《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的场景》等等都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代表著述。

我国妇女解放的道路,与欧美妇女解放的进程有相通的一面,即妇女解放的进程与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民主化进程同步。在中国同样也掀起了两次女性主义思潮,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虽然没有独立的女权运动,但在明清时期就有女性主义思想的萌芽。新文化运动时期崛起了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的发生和展开,深刻地反映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西古今文化碰撞和交流中中国人思想世界的巨大变化,其中的哲学内蕴,更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经典通过译介传入中国。特别是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直接促进了女性主义理论译介潮流的高涨。与此同时,中国女性主义批评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新世纪以来,女性主义文学思潮更加呈现出繁华与高涨的气象。

张洁,作为新时期知识女性解放的旗手,深受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男女平等”的思想直接来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专门谈到男女平等的问题,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正是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男女平等观念为己所用。张洁自己强调《爱》不是一篇爱情小说,而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心得。在《我为什么要写〈沉重的翅膀〉》一文中,张洁非常严肃地做出了回答:“我信仰马克思主义。”^[7]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思潮间接影响了张洁女性意识的形成。张洁说过:“西方文化也好,中国文化也好,就像每天必须吃的粮食,之后吸收它、把它变成你的营养而已。”^[6]张洁常常出访、考察欧美一些国家,也常在美国的一些大学演讲、授课。她首先关注到女性作为“第二性”而存在。女性社会地位不断得到提高,不断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所以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女性争取自身解放的所谓“女权运动”,女性正和男性一样享受着社会进步的成果。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正是和男性一起的努力和奋斗才使女性获得了今日的社会地位,男性并不是女性解放和争取政治权利的对立面,而是女性的支持者。由于社会性别中男女刻板模式的存在,女性受压抑、受奴役的同时,男性也同样被压抑、被奴役。

在中国新时期女性作家中,张洁最有资格说“我是女性主义者”。这些都表现出张洁对女性的人文关怀的思考与探索,对男性的抗争的背后是深层的守望,渴望两性的真正平等与和谐。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的蓬勃发展,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是客观的,我们不能够忽视。“不管张洁是否有意自觉地按照女性主义的理论进行创作,她在客观上都体现、表达了中国本土女性思想解放及性别文化思考、发展的内在需求,即通过中国女性自身在中国本土文化处境中的特殊性别体验与体悟,达到与女性主义理论的某种程度的契合。”^[8]

参考文献:

- [1] 张洁. 张洁小说剧本选[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 [2] 王克俭. 文学创作心理学[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 [3] 马丁译.“我们不能再自己骗自己了”——张洁在汉堡《明镜》编辑部与记者的谈话(关于《沉重的翅膀》)[J]. 编辑参考,1985(11):18-19.
- [4] 张欣欣. 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张洁)[J]. 中国作家,1986(2):13-14.
- [5] 赵玫. 以血书者——张洁印象[J]. 文学自由谈,1988(1):16.
- [6] 荒林,张洁. 存在与性别,写作与超越——张洁访问录[J]. 文艺争鸣,2005(5):21.
- [7] 张洁. 我为什么要写《沉重的翅膀》[J]. 读书,1982(3):25.
- [8] 任一鸣. 张洁:先驱意义与启蒙精神[EB/OL]. (2006-06-09)[2006-08-23]. <http://www.alleyeshot.com>.

(责任校对 蒋云霞)